

「2001~2015 華文長篇小說 20 部」上海評選會議

評選委員：

陳思和（「小說引力」評選活動跨國觀察員、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暨圖書館館長）

金理（「小說引力」評選活動上海召集人、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劉志榮（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黃德海（《上海文化》雜誌編輯）

項靜（上海市作家協會理論研究室研究員）

★第一次會議

日期：2015 年 11 月 19 日（四）

時間：下午 5：00~6：30

地點：上海市復旦大學光華樓西主樓 1101 會議室

召集人：金理

出席者：陳思和、劉志榮、黃德海、項靜

記錄：鄭依梅（復旦大學中文系本科生）

議程：1. 確定遴選標準

2. 修訂初選書單

3. 擬定五部複選書單

金理：首先，請容我簡單介紹一下此次活動。這個活動是由文訊雜誌社和台灣國藝會合作組織的，名稱叫做「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今天的活動是平台中的一個子項目，即「2001~2015 華文長篇小說 20 部」。這是一個評選活動，主旨是聯合台灣、上海、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這六個地區來推介新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分配給我們上海的數量是兩部。選出的這 20 部小說將被推廣和介紹。

今天的議題首先是商量一下遴選規則，可以是根據作品的品質或者代表性等，或者可以考慮向年輕人傾斜，推新人。現在看到的初選名單，是我請項靜通過上海作協的備檔擬定的初選名單，可能有誤收或漏收的，等下大家再一起商定。還有，我們今天不一定就直接進入投票，而是先縮小範圍。主辦方希望我們進行類似的「五進二」程式，所以我們今天可以先選出五部作品。

陳思和：如果要按照最好的標準來評價，那王安憶就是沒有爭議的。

金理：王安憶《天香》和金宇澄《繁花》推出去的話是沒有什麼爭議，但這次再推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陳思和：這兩部書在台灣都有出版，我們現在再推一下，頂多是對出版有好處。

金理：我諮詢過主辦方的意見，他們比較傾向於推新人的作品。

劉志榮：遴選的三項原則應該結合起來，尤其是選五部作品的時候。首先要寫得好，其次要在上海地區寫作，而且是大家認可的上海作品，第三是推薦新人。

陳思和：我們不妨定一個規矩，就是在國內外得過大獎的作品，這次就不要再推了。

金理：對，《天香》和《繁花》要不選就都不要選，只挑一部會很為難。

陳思和：那麼新、老的標準是什麼？五十歲是老？還是四十歲是老？這個標準很難定。我們還是主要看作品，作品有一定知名度，就不推了。這次主要推有發展潛力、有代表性的作家，如果已經被確定地位，獲得過全國性的獎項比如魯迅獎、茅盾獎等，就沒有必要推了。《繁花》獲得過茅盾文學獎，《天香》獲得過紅樓夢獎。

劉志榮：這些作品是人人皆知的，但我覺得還是要三個標準結合起來。

陳思和：你提出的第一個標準沒問題，第二個標準「在上海」需要討論。

金理：這裡面除了蔡駿以外就沒有什麼類型小說，這個也可以討論。

劉志榮：類型小說是特殊的形態，先不要放在裡面。

陳思和：不要搞歧視，不要把「是不是類型小說」作為遴選的標準。偶然出個好的類型小說也不必迴避。比如科幻小說，《三體》這樣的就不錯。

劉志榮：好的類型小說也已經不是類型小說了。

金理：那麼類型小說不必迴避。劉老師有沒有一些比較熟悉的實驗性小說？

劉志榮：我覺得初選名單漏了河西的《平妖傳》。

項靜：對的，河西與走走還有其他幾位作家在文藝出版社出過一套小說，其中就有《平妖傳》。

金理：我們的初選名單還是主流的、純文學的。

劉志榮：很多得過獎的作品，這次不推也可以。

黃德海：我們這個標準是針對作品，不針對作家是嗎？

陳思和：對，不要針對人。

項靜：我也覺得有特別高的聲望的作家作品再推的話，我們的工作意義就不大。如果說要制定原則的話，我是覺得作家的寫作要和上海有關，畢竟這個獎是以城市的名稱命名的。與此同時，作品要有闡釋的空間，有些作家是上海的作家，作品也有與上海相關；但作品如果沒有闡釋的空間，也不用勉強。第二個是年齡問題，應該推一些年輕的作家，他們需要更高的平台和更多的關注。

金理：我認為比較重要的原則是，得過國內外大獎的作品暫時不推薦；除此以外，以作品品質為主。我想講得直白一點，就是按照年齡來看，路內一代及以後的作家可能是我們重點考慮的範圍。

劉志榮：倒不用特別強調年齡。

黃德海：我還有一個問題，王安憶老師的《天香》得過大獎，但《啟蒙時代》沒有，推作者還是推作品的問題還是來了。

陳思和：那就明確為，獲過國內外大獎的作家作品，我們都不推薦。比如王安憶的文壇地位早已奠定，那麼這次活動她所有的作品我們都暫且不推。其實每個地方的標準都會有所選擇。除此以外，以作品的品質為衡量標準，這個地方就是評委們見仁見智。還有就是剛才項靜說的，要不要考慮地方特色？

劉志榮：我覺得在這個地方寫作的作家都可以。

陳思和：以上海戶口為主？還是以上海作協成員為主？

黃德海：上海長居為主，不能用作協為限定。因為很多好作家沒有加入作協。

陳思和：那戶口呢？

黃德海：有居住證的也應該算。現在上海作協收納會員的標準也放寬了。

陳思和：如果有居住在國外的上海人，用中文寫作的算不算？

金理：我想是不算的。

黃德海：以漢語寫作為標準，翻譯作品不算。

金理：那麼我們的三條標準是：第一，得過國內外大獎的作品暫不推薦；第二，按照藝術標準遴選；第三，作者長居上海。

我們的第一個環節就到此結束。下面進入第二個議程——修訂書單。我們來看一下初選名單，有什麼遺漏的地方？

劉志榮：我推薦河西《平妖傳》。

黃德海：我推薦小白的《租界》。

陳思和：先來篩選一下這裡的名單吧。把王安憶和金宇澄刪掉以後也沒剩多少了。

金理：我們來一個個過。

項靜：孫未這三部《錢美麗》、《愛欲季》、《豪門季》是通俗的類型小說。

黃德海：走走的作品品質還是蠻高的。

金理：滕肖瀾已經獲得過魯迅獎了。

劉志榮：七格有個長篇不錯。朱珏的《卡爾維諾與計劃生育》也可以加入備選（黃德海提醒：這部沒有正式出版，自印）。竹林的《女巫》也不錯。

陳思和：現在剩下的是：王小鷹《長街行》、王周生《生死遺忘》、路內《花街往事》、走走《尋找尖銳派》（黃德海提醒：這本小說出版的時候，易名為《我快要碎掉了》）、程永新《氣味》、程小瑩《女紅》、夏商《東岸紀事》、張怡微《細民盛宴》、周嘉甯《密林中》。再加上小白、河西、朱珏三位。

項靜：加上的三位肯定是小白的小說比較好，從各方面來看功力比較深。

黃德海：小白影響比較大，《租界》寫得好。姚鄂梅有沒有新的長篇？書單裡的《西門坡》設置的烏托邦比較簡單。

項靜：程小瑩的《女紅》是非常好的寫上海生活的題材，但是感覺有一些遺憾，沒有從青春敘事中完全走出來，影響了這部小說的深入。薛舒有一部非虛構《遠去的人》，非虛構可能不合適劃入這個總題目。

陳思和：王小鷹、王周生、程永新三位老師都不算新人，不推薦。

金理：目前保留的是六位年輕作家的作品——路內《花街往事》、走走《我快要碎掉了》、夏商《東岸紀事》、張怡微《細民盛宴》、周嘉甯《密林中》、小白《租界》。

項靜：茅盾獎可以是三部曲參選的，我覺得我們也可以這麼做。路內的《花街往事》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如三部曲之一的《少年巴比倫》，我們需要考慮一下推

選出去以後的效果。

劉志榮：那要留三部曲嗎？看起來像是推了三部作品。《花街往事》從「文革」一直寫到一九九〇年代，有點結構的意識。我還是覺得河西的小說《平妖傳》可以保留，寫得確實蠻好玩的。

陳思和：我們的討論之後可能是會公布的，就算志榮你力推的小說最終沒能獲獎，但是因為你力推了，這部小說還是會得到大家關注的。這個沒關係。下次討論的時候大家都要看過這些小說再進行討論，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就好。

金理：那現在就是七部小說了，是不是還需要再篩選到五部？

黃德海：我覺得張怡微的《細民盛宴》可以拿掉，首先，張怡微的書在台灣出版較多，《細民盛宴》在這裡也不算特別強。

陳思和：《平妖傳》我覺得也不要了，到時候志榮在發言中推薦一下就可以了。

金理：好的。那麼，路內《花街往事》、走走《我快要碎掉了》、夏商《東岸紀事》、周嘉甯《密林中》、小白《租界》，進入複選。

黃德海：我想把我看過的先和大家交流一下看法。《花街往事》中，路內敘事手段運用得非常好，小說分成了八個部分，每個部分寫作方式和手段都是不一樣的。時間跨度很長，每段敘事節奏控制得很好，把握比較好。他在文革這一塊寫得不算有特點，但是放在文革敘事裡也並不差。對九〇年代以後的敘事，《花街往事》在同類型作品中是比較突出的。《密林中》是一部成熟的小說，雖然視野比較小，講述了一個喜歡文學生活的青年人，從論壇熱鬧非凡的時代走向一個文學不受重視的時代，尋找自己出路，解析內心狀態的故事，寫得很真實，文學被日常化了，我覺得很不錯。

金理：小白的《租界》我沒看過，走走的其他作品我看過，這部《我快要碎掉了》暫時還沒讀過。在這個情況下，我比較推薦路內和夏商。

劉志榮：《花街往事》絲毫不遜色於同時段出版的《繁花》。德海覺得文革部分寫得很一般，我倒是覺得有聲有色。中間寫改革開放初期、八〇年代小城的氛圍，非常有趣，很精彩。倒是九〇年代部分的敘述，小說轉到個人視角，我感覺不是太統一。但這是個放到任何時間和地方都不差的小說，可讀性和藝術性都很強。

項靜：關於《花街往事》，我的想法和劉老師相近，的確很有可讀性。但我還是更喜歡他寫九〇年代的三部曲。

金理：關於夏商的《東岸紀事》，我覺得這部作品有某種生生不息的力量，值得推薦。

陳思和：那大家把這些作品都讀一下，我們約個時間再討論。

☆議決：五部複選書單

路內《花街往事》、走走《我快要碎掉了》、夏商《東岸紀事》、周嘉甯《密林中》、小白《租界》。

★第二次會議

日期：2015年11月27日（五）

方式：電郵討論

會議召集人：金理

出席者：劉志榮、黃德海、項靜；陳思和因公務缺席會議，但給了選票

議程：1.評點五部複選書單

2.推出決選兩部

劉志榮：綜合各項指標，此次評選我推薦路內的《花街往事》和小白的《租界》。路內的小說《花街往事》在 2013 年出版時，曾給人驚喜之感。這是一部融合集體記憶與個人記憶的作品，就描寫的切實可感來說，可能有許多實在的經驗作為基礎。小說涉及「文革」、「八〇年代」、「九〇年代」幾個時期，採用了不同視角。前兩部分，以近乎全知的視角描寫「文革」時代的瘋狂，以及八〇年代開放初期社會氣氛新變的跡象，視野開闊，表現從容舒展，語調興奮、不乏諷刺，卻均得到了節制，頗有幾分大家氣象。尤為難得的是，七〇後作家正面描寫「文革」年代，卻也做到了有聲有色，與親歷者的表現相比不遑多讓，讓讀者對年輕一輩作家理解和表現歷史有了更多期待。小說的第三部分，轉入個人的限制視角，描寫一個略有身體缺陷的少年的成長經驗，似乎稍顯得逼仄、陰鬱了些，不像前面那樣從容舒展、氣象開闊，在敘述和表現的統一性上，與前兩部分似乎也略有脫節。但總的來說，《花街往事》無疑是一部成功之作，描寫範圍雖限制在一個小城，卻讓讀者真切地體會到不同時代的氣氛，以及比較開闊的歷史視野，讓人對他的寫作有了更多期待。

小白的《租界》，發表於 2010 年，當時引起很大轟動，我倒是最近才仔細閱讀。總的感受是：這並非是一篇簡單的表現三〇年代上海租界生活眾生相的作品，而有更大的關懷和抱負。小說的主要情節線索是一個假託革命的恐怖組織在上海租界策動的一系列暴恐活動，兩個普通人被涉入這一事件，又由此牽涉出當時非常複雜的各方面勢力對此各懷心思的研判和應對，初看起來似乎有點暢銷小說的骨架，但小白扭轉了一下關注和描寫的重心，把視角轉到對個人心理以及社會心理（尤其恐怖主義心理）和權力邏輯運作的觀察和解析上，表現也做到了不負眾望，有聲有色之外有更多、更深的層次。就小說的主旨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接續的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群魔》、康拉德《在西方的眼睛下》以及本土的張愛玲《色，戒》的傳統，觀察和思考的深度尚可能不及，但將此一主題移入在地歷史思考已屬難得，遑論其表現基本可算成功。

在進入複審名單的作家作品之外，我個人覺得河西已出版的《平妖傳》第一部《在妖怪家那邊》，其實也頗值得注意。這部小說借鑒了古小說同名作品的一些要素，但將原本粗樸的情節，演繹、變形成了一部全新的作品。小說集魔幻、歷史、諷喻於一爐，尤其其他的神怪敘述有一種內在視角，表現出了一種栩栩如生的魔幻想像力，與之前的魔幻作品相比，是非常難得的品質。作為本地具有一定探索性的作家，應予鼓勵。此外，七格的《迷宮》、朱珏的《卡爾維諾與計劃生育》，雖未正式出版，也值得注意。

金理：夏商《東岸紀事》如清明上河圖般譜出上海浦東民間生活的畫卷。我尤為欣賞小說的結尾，從老井中撈起一個鐵盒子，眾人皆以為是文物或寶物，也不免讓讀者想起「所南心史」的古典——這些原型意象多少有種指向整體性、正統性、原初世界的意味……但是小說中卻這樣寫鐵盒子中的刺繡圖重見天日後的遭際：「和煦的陽光下，絲綢緞子正慢慢皺起，然後是細微的坍塌。……指頭觸及之處，皆是破碎。」夏商寫這般的「破碎」與「風化」，決無戀舊或悲哀，卻是一股果決的快意與「飛入尋常百姓家」的生機。——這個細節，與小說涉及的浦東發展的背景，以及反映的市井人物儘管身陷時代洪流的載浮載沉卻也強悍潑辣的生存法則，有著隱秘的呼應。此外，在方言的運用方面該作也有新的探索。

路內自出道以來就以長篇得心應手，在這個文體領域苦心經營多年。此前的「追隨」三部曲已贏得研究界和讀者的交口稱譽。《花街往事》體現出作者追求新變的勇氣，路內從此前的青春抒情中緩步走出，以花街一隅，書寫「文革」至一九九〇年代的社會變遷，時代的洶湧與人性的明暗，盡入眼底。

周嘉寧是進入複選名單中最年輕的作家（她是中國大陸「八〇後」寫作的代表人物）。儘管我個人覺得與前面兩位相比還是有一定距離，但《密林中》顯示出非常獨特的文學姿態。李健吾曾這樣評價《畫夢錄》：「人人全要傷感一次，好像出天花，來得越早，去得越快，也越方便。這些年輕人把宇宙看得那樣小，人事經得又那樣少，剛往成年一邁步，就覺得遺失了他們自來生命所珍貴的一切……」我想移用來評價《密林中》，在邁過門檻之際寫當年一個文學女青年的成長史，其間自也不乏「強說愁」，但這裡斷無矯情，也拒絕「後事之師」般的自以為是，倒是有一股素面朝天的勇氣，恰如「出天花」般的爽脆。

黃德海：在複選的五部書中，路內的《花街往事》分為八個部分，寫的是上個世紀六〇至九〇年代一條街的種種變遷，每部分對應一個時代。作品關注社會動盪，留心日常變革，而又能把這些關注非常準確地訴諸小說技藝，有活生生的人物出入其間。尤為突出的是，《花街往事》的八個部分，有八個不同的敘事節奏，每一部分的内容與節奏都結合得非常合理，有一種特殊的韻律感。

小白的《租界》是現今中國（大陸）比較少見的一種文本，借助了通俗小說的元素，卻把作者自己獨特的審美趣味和對社會、政治、人性的特殊認識寫了進去，用一種虛構的考古學方式重建了人們對上海的城市想像。

周嘉寧的《密林中》，用乾淨準確的文字回顧了自己身經的文學生活，沒有嘲笑，沒有諷刺，仔細地觀察著周圍的生活和人，看到他們的困頓和離散，也給予體諒和理解，在荒涼的時代裡獨自尋找出路。

夏商的《東岸紀事》寫上海浦東上世紀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末的往事，視野開闊，筆墨濃重，刻畫了數個不同的人，寫出了此地域的眾生百態，並由此勾勒出獨特的上海景致。

走走的《我快要碎掉了》關涉面較廣，涉及成長、家庭、婚姻以及小說寫作本身，對這些問題各有其獨特的思索，卻以實驗性的文筆，收容在兩個人的故事裡，並疏朗從容地寫了出來，文本構成上很有特點。

在這五部作品中，《花街往事》視野與技術兼備，《租界》為當代中國（大陸）的小說技藝提供了新的可能，故推薦此兩部作品入選。

項靜：路內的《花街往事》，以及他更為重要的三部曲（《少年巴比倫》、《追隨他的旅程》、《天使墜落在哪裡》），已經形成了具有辨識度的文體風格和生活世界，《花街往事》以蘇南小城的一個家庭為焦點，敘述了從文革一直到八〇年代的社會變革和人生故事，場景宏闊，故事繁雜，作者敘事從容有度，人們在時代裏挾下的被動無望，軟弱和跟隨的心態一一展現。

路內具有較強的形式自覺，有意識地設置不同章節形式與內容的和諧同調，這種處理可能會覺得生硬，但是文體自覺的表現。

《花街往事》也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但這部作品所展現出來的歷史和作家的理解，以及作家的敘述方式都是開放性的。

另外小白的《租界》我也比較喜歡，是一種特別智性的寫作，在上海租界為背景的政治暗戰小說的幌子之下，是各種身世的男女的命運和虛實難辨的世界，節制和冷靜的文風，細節有一種強迫症似的翔實感，展現出智性追求，是現在寫作少有的一派，小白的作品有一種精緻而無限擴張的能力，這是非常具有發展空間的品格。

選票統計如下：

陳思和：夏商《東岸紀事》、路內《花街往事》

金理：路內《花街往事》、夏商《東岸紀事》

劉志榮：路內《花街往事》、小白《租界》

黃德海：路內《花街往事》、小白《租界》

項靜：路內《花街往事》、小白《租界》

☆議決：兩部決選作品

路內《花街往事》共得 5 票，小白《租界》共得 3 票，夏商《東岸紀事》共得 2 票。決選作品：路內《花街往事》、小白《租界》。